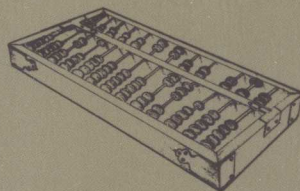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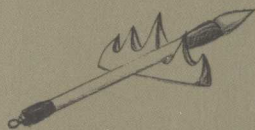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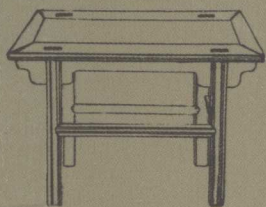


百年老店传奇



京都一处



苏胜勇◎著



作家出版社

京都一处

苏胜勇◎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京都一处 / 苏胜勇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063-9138-2

I. ①京… II. ①苏…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09984 号

京都一处

作 者: 苏胜勇

责任编辑: 王 烨

装帧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封面插图: 唐多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450 千

印 张: 25.75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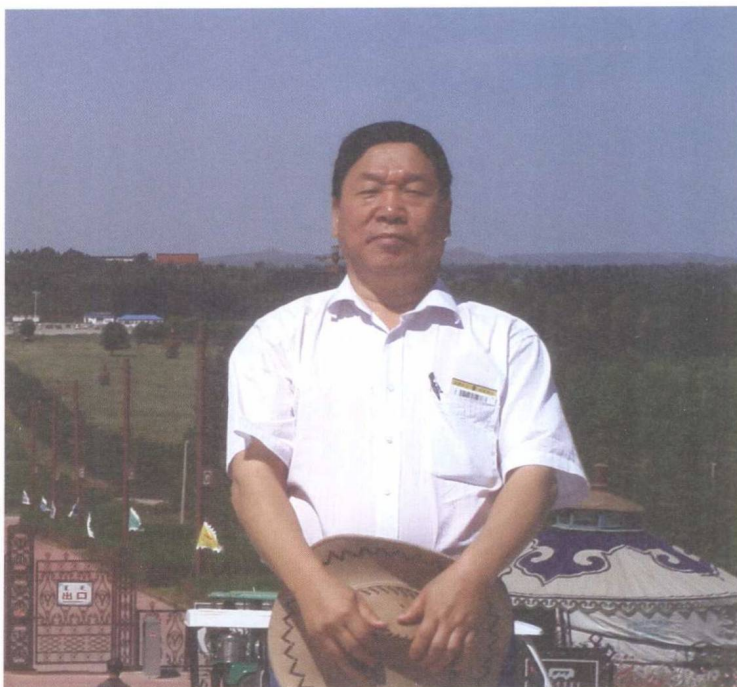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138-2

定 价: 3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近照

苏胜勇，山西浮山县人，生于1951年。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1982年开始涉足文学领域，先后创作出版长篇小说《从太行到延安》《辛亥遗事》《日月》《烽火英雄》《秋月》《弟子规传奇》《京都一处》；长篇纪实文学《隰州咏唱》《隰州梨人》《梦圆蓝天》；以及作品集《历程》等，共计500余万字。

目 录

上 卷

- 第 一 章 / 3
- 第 二 章 / 15
- 第 三 章 / 26
- 第 四 章 / 37
- 第 五 章 / 49
- 第 六 章 / 61
- 第 七 章 / 72
- 第 八 章 / 83
- 第 九 章 / 94
- 第 十 章 / 105
- 第十一章 / 116
- 第十二章 / 127
- 第十三章 / 138

中 卷

- 第十四章 / 147
- 第十五章 / 155
- 第十六章 / 164
- 第十七章 / 172
- 第十八章 / 182
- 第十九章 / 193
- 第二十章 / 203

第二十一章 / 213
第二十二章 / 224
第二十三章 / 235
第二十四章 / 242
第二十五章 / 247
第二十六章 / 258
第二十七章 / 268

下 卷

第二十八章 / 279
第二十九章 / 287
第三十章 / 293
第三十一章 / 301
第三十二章 / 311
第三十三章 / 322
第三十四章 / 332
第三十五章 / 342
第三十六章 / 353
第三十七章 / 362
第三十八章 / 370
第三十九章 / 376
第四十章 / 386
第四十一章 / 397

后记：说不完的话 / 408

上卷

题记：

上世纪60年代一天的前半晌儿，一群身着绿军装、臂缠“红卫兵”袖箍的年轻学生，呼啸着冲进了北京城前门大街的都一处烧麦馆“破四旧”。他们搭起梯子摘下大门上方悬挂的据说是清朝乾隆皇帝题写的“都一处”虎头匾，从厨房拿来菜刀抡起来对着虎头匾就砍，无奈虎头匾木质坚硬，砍不动！

都一处烧锅炉的老师傅瞅着可怜，趁势说：你们看，马上就是晌午饭点儿了，要不吃完饭再想办法？年轻人就把匾交给老师傅，命令他劈了烧锅炉。老师傅拍着胸脯子下了保证。年轻人走后，老师傅把匾塞到了木柴垛底下。

过了几天，年轻人来问，老师傅沉稳地说：“匾烧完了，只剩下这两个匾托。”然后，当着年轻人的面，将两个托扔进锅炉里。之后，再也没人问这块匾了。

到了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一年，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神州大地的時候，全聚德、同仁堂、六必居、月盛斋、都一处等老字号相继恢复，京城生意一片红火。那位年迈的烧锅炉老师傅向领导建议，能不能将“都一处”匾也挂出来。领导惊奇地问：“匾不是烧了吗？”老师傅这才将私藏匾的事情说了。

于是，乾隆皇上御题的“都一处”虎头匾又悬挂在都一处烧麦馆一楼大厅中央的墙上。

第一章

清乾隆年间，春夏之交的一天傍晚。

晚饭已经开过一个多时辰了，日头挂在西边天际久久不愿离去，把温和的光线播洒下来，天地明亮，气温舒适，洁净如洗的天空掠过一群哨鸽，留下一串悠扬的哨韵，京城前门大街上南来北往的人们兴致不减。

王瑞福收拾完灶间的活儿，从鹁儿胡同的浮山会馆出来，在大街上闲逛，顺便看看有无适合自己做的生意门路。临出门他没有忘记在肩上搭上那条写有“王记”字样的羊毛褡裢，以备遇上中意的东西买上一点儿。王瑞福先进了大栅栏一边走一边看，还随口问这问那，把里面的铺子看了一个遍。这个大栅栏他已经来过不知多少回了，每一次来都有新的收获、新的想法。可是想法归想法，到最后还是形不成一个主见。王瑞福站在台阶上看着熙熙攘攘的行人，各种声调的叫卖声不断塞进耳朵，这个才从山西省浮山县来京城的小伙子还真有些惆怅和迷惘……

王瑞福从大栅栏出来，看见大街正对过“白记饭铺”门前吵吵嚷嚷地聚了一堆人，就凑过去看热闹。

只见一个身着丝绸衣冠的年轻人正飞溅着唾沫，圆睁着眼睛，对两个布衣穿戴的男人指指点点。王瑞福认识那位年纪较长的是“白记饭铺”的掌柜白青山，也是山西省平阳府人，在这里开饭铺很多年了。

只听白青山说：“钱大少爷，你讲点道理好不好。”

年轻人大声问：“看你年纪也不小了，咋张口胡说八道！我咋不讲道理了？你是吃草长大的呀！”

白青山显得很生气，喘着粗气，稍稍静一静心，运一运气，才说：“我和人家王吉祥掌柜已经谈好了转让协议，银子都交割清楚了。你凭啥插一杠子？”

旁边年纪稍偏小一些的男子也抖落抖落手里的一张写满字的麻纸，说：

“这不是，我们的转让字据都签字画押，银子也交付完了。你又进来胡搅蛮缠。真是不讲道理！”

钱大少爷一把抓过王吉祥手里的转让字据，三下两下撕碎了，随即两手一扬，雪白的纸屑飞起来，落到白青山和王吉祥的头上、肩上……围观看热闹的人，有的嘻嘻发笑，有的默不作声……

白青山和王吉祥气得浑身发抖，揪住钱大少爷的胸襟，要找人说理。

钱大少爷凭着年轻力壮，两手朝外一推，就把白青山和王吉祥推了个仰面朝天。白青山后脑着地，顿时血流满地，不省人事。钱大少爷转身打开白记饭铺的大门，右脚站在门里，左脚踩在门外，对着众人说：“这白记饭铺，我们早就找白掌柜谈过转让的事情，还没谈好。他们两家就偷偷转让了。一个闺女还能许两家？这不是欺行霸市吗！我给你们说，今天这白记饭铺我们钱家要定了，谁也别想拿走。”

这时候，王吉祥已经把白青山叫醒，帮他包住伤口，扶他站起身来，指着钱大少爷说：“钱大少爷，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在京城天子脚下也敢强买强卖，胡作非为！我们要告你去！”

“我看你是活腻歪了！”钱大少爷骂一句，一步跨到王吉祥面前，一把揪住他的胳膊，瞪圆两眼死死盯着他，另一只手紧握拳头就要打过去。

已经明白事情原委的王瑞福见状，两步走到钱大少爷跟前，伸手抓住他的胳膊肘，稍一发力，钱大少爷疼得直咧嘴，揪着王吉祥胳膊的手不由得松了劲。

钱大少爷甩着胳膊，退后一步，见是一个和自己年纪差不多，个头比自己还低一点，身材单薄的小伙子。钱大少爷不由得大怒，指着王瑞福骂了一声：“姥姥！哪里来的小王八蛋！”

王瑞福先把肩上的羊毛裕褙顺一顺，再朝钱大少爷拱拱手，沉稳地说：“钱大少爷，人家已经写了转让合约，签字画押，交割完毕。你凭啥强买强卖，欺行霸市？还出手打人！这样不好。”

钱大少爷朝王瑞福跨过一步，嚷起来：“前门大街上还没有人敢跟老子说个不字呢！你小子是从哪里蹦出来的。活得腻歪了吧。”

王瑞福毫不退让：“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人皆为之。”

“我看你小子不知道铍是铁铸的，马王爷有三只眼。今天老子叫你见识见识——”钱大少爷话没说完，就抡圆了胳膊，一个大巴掌朝王瑞福的左边脸颊扇过来。

王瑞福上身稍稍一扭，让过钱大少爷的巴掌。

钱大少爷回身又攥紧拳头朝王瑞福的小肚子用力擂过来。

王瑞福又是一个躲闪，钱大少爷打空。

钱大少爷就势蹲下来了一个扫堂腿，右腿脚像一条粗壮有力的棍子贴着地面直逼王瑞福的小腿。

王瑞福轻轻一跳让过钱大少爷的扫堂腿，上身纹丝儿不动，羊毛搭裤规整整地搭在右肩上。见不少行人或远或近驻足看热闹，王瑞福朝众人拱拱手，说：“各位老少爷们，你们作证，今天是这位钱大少爷先是强买强卖欺行霸市，后又先动手打我。我已经让了他三招。现在我不让他了——”王瑞福的话一说完，就趁着钱大少爷立足未稳，朝他后背猛推一掌。钱大少爷像长了翅膀，一下子飞出去一丈多远，脸面朝下重重摔到地上。围观的众人禁不住大叫一声“好——”

钱大少爷翻过身子正要爬起来，王瑞福跃起身子跳过去，一只脚死死踩住他沾满灰土的肩膀。钱大少爷挣扎着想站起来，王瑞福微笑着说：“钱大少爷，别白费劲了，我们山西人打仗自古就有退避三舍之说。刚才我让你三招，一来尽到礼仪之情，二来试试你的斤两。现在我明白了，你那两下子不行。你明白了没有？”

钱大少爷还在挣扎，王瑞福右脚稍一发力，钱大少爷“哎呀”一声再也动不了了。王瑞福说：“叫你别乱动，你偏不听话。再不老实，你的半边身子就废了，下半辈子只能拄着棍子走路了。”钱大少爷这才不敢动弹了。

王瑞福又问：“钱大少爷，我问，铎是不是铁铸的？”

钱大少爷回答：“是……”

“马王爷是不是三只眼？”

“是……”

“人家白王两家的事情你还掺和不掺和？”

钱大少爷摇摇满是灰土的脑袋，瞪圆眼睛说：“都到这份田地了，我还能说啥。你先叫我起来吧。我他妈难受死了。”

王瑞福摇摇头，说：“不行。你只说还掺和不掺和白记饭铺的事情。”

钱大少爷只得说：“不了，不了。我今天撞上硬头货了。我认倒霉，我认栽还不行。”

王瑞福这才抬起右脚。钱大少爷一骨碌爬起来，连身上的灰土都没敢掸，弯着腰歪斜着身子，哆哆嗦嗦可怜巴巴地看着王瑞福。王瑞福朝众人双

手打拱：“各位老少爷们，先请各位原谅我年轻鲁莽。我们出门在外是为了混一口饭吃。从心底里面不敢，也不愿意跟谁过不去。今天这位钱大少爷在叫我看不过眼去了，才跟他动了手。只求他以后别再欺行霸市了，都是在这前门大街上混一口饭吃的，遇上难事我还愿意帮他。你说咋样？”最后一句话，明摆着是对着钱大少爷说的。

钱大少爷连连点头，没言语。

王瑞福说：“那你走吧。回去好好想想。我知道你也不容易。”

钱大少爷朝王瑞福点点头，弓着身子一摇一晃地走过大街进了对过的钱家饭庄。

白青山和王吉祥走到王瑞福面前，再三感谢。白青山说：“这个钱大少爷是对过钱家饭庄的少东家，仗着会几下拳脚，在前门大街上欺行霸市惯了，老百姓惹不起他。他早就看上我这个地方了，只出十两银子就要我转让给他。我不愿意，就隔三岔五地过来找碴儿捣乱。今天不知从哪里听到风声，知道我们两家交割转让手续，直愣愣地就横插进来了。”

王吉祥看看斜对过的钱家饭庄，小声说：“唉，有了今天这一回，以后咱的买卖更不好做了。”

白青山小声说：“走，咱们回家和这位小哥一块儿商量商量。”于是，王瑞福和王吉祥跟着白青山走进白记饭铺。

白青山关上房门，叫王瑞福和王吉祥坐定，这才说：“我看这位老弟身手不凡，敢作敢为，想听听你对咱这小饭铺下一步如何办的高见。”

王瑞福笑笑，说：“不瞒二位兄长说，我也是来京城不久，不知这京城里的水有多深。那会儿看见你们要吃亏傻了呱唧地就出手了，哪里来的啥高见呀。”

一直在低头想心事的王吉祥抬起头看看王瑞福肩头的羊毛搭裌，指着上面的“王记”两个字，小心地问：“敢问小老弟，是不是贵姓王呀？”

王瑞福指着羊毛搭裌说：“正是。在下王瑞福。”

王吉祥稍一思忖，说：“我看这样吧。有了今天这一回，这个饭铺我也没法儿经营了，您老弟接手干吧。”

白掌柜忙不迭地点头，嘴唇嚅动着正要说话。王瑞福不等白掌柜开口就抢着说：“那可不行。我咋能白占你的摊子呢。买吧，我又没有钱。不行，不行。”

白掌柜接着王瑞福的话茬说：“王老弟，事到如今，我跟您说实话。王

掌柜说他没法儿干，我更没法儿干了。我看这样吧，王掌柜给我的这十五两银子，我也不要了。送给您作流水。您就给咱干吧。”

王掌柜拍拍手说：“这样更好。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钱大少爷不敢惹您。您的牌子硬呀。又年轻。”

王瑞福低下头想想，又抬起头看看白青山和王吉祥，才说：“二位掌柜，我本来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没想到给你们惹下了麻烦。我看这样吧，你们不敢干，我不怕他，我敢干。只是二位的钱和房产算是入股呢，还是借给我的呢。这个一定要说清楚。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

白掌柜指指额头上渗出来的鲜血，说：“啥也不算。这十五两银子是我感谢您的。感谢老弟出手救了我们。要不是您，这会儿我这个老命不知还有没有呢。”

王吉祥也说：“我的房产也是酬谢您的。没有您，我哪能在这里跟您清闲地说话儿呢。前门大街上受钱大少爷欺负的人多了去了，谁也没有我这运气。啥话也别说了。王老弟您就大胆地干吧。钱不钱的，以后再说吧。”

王瑞福稍一思忖，说：“二位掌柜既然把话说到这个分儿上，我就不推辞了。但是有一条，白掌柜的钱算是我借的。这小饭铺的房产算是我赊买王掌柜的。日后挣下钱，我连本带利一分不少地还给你们。空口无凭，我给你们落下字据。”

白青山和王吉祥还想说什么。

王瑞福摆摆手说：“二位掌柜要是不愿意，我就不接手这饭铺了。也不管你们的事了，反正跟我无关。”

白青山和王吉祥只得同意。随后请来了浮山会馆的林馆主写了字据，三人并中人林馆主签字画押。末了，由白青山做东吃了一顿饭，算是把事情办成了。

于是，京城前门大街大栅栏对过的“白记饭铺”，变成了“王记饭铺”。

白青山和王吉祥低着头走了。林馆主说会馆里面有事，也走了。王瑞福手里掂着字据看着三人的背影心里犯起了嘀咕。

他是山西省平阳府浮山县人，自小跟着师傅孙有福、师妹孙淑娴跑江湖唱浮山道情剧，挣一点碎银照护老父亲，今年过罢大年老父亲因病去世了，料理完老人后事，就跟着师傅出门赶场子撂地摊唱戏了。没想到在河东安邑关帝庙前广场唱戏时被当地恶少张绍东带着人砸了场子，还要欺负师妹孙淑

嫔，会几下拳脚的王瑞福拼命打跑了张绍东，救下孙淑嫔。师徒三人连夜仓皇逃回平阳府，可是唱浮山道情剧的锣鼓家伙全被毁了，拿啥吃饭呀！最后，王瑞福在平阳府鼓楼东大街找到一家不大不小的饭铺——仙客居，帮工干些杂活儿，挣一点儿辛苦钱养活师傅父女。这仙客居的程掌柜偏不是个正经人，又下套欺负王瑞福。后来，仙客居的掌勺大师傅晋富贵与女儿晋草儿帮助王瑞福逃出平阳府，还把他推荐到在京城浮山会馆掌勺的师兄陈同林门下。就这样，王瑞福携师傅孙有福、师妹孙淑嫔千里迢迢来到京城混一口饭吃。原本等朝廷会试结束，浮山会馆的事情完了，再在前门大街找点别的事情做，没想到今天遇上了这件事。

这个小饭铺虽然地处前门大街繁华之地，是个经商挣钱的宝地旺铺，可是看着眼红的人多，盯着的人也多，尤其是经过这一场和钱大少爷的打斗，更成了刚烧熟的山药蛋，丢了舍不得，拿又没法儿拿。白青山和王吉祥就是因为这才下决心转让给自己的。以后能不能把小饭铺经营好，全靠自己的运气和本事了。无论如何在京城里头总算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了。这些天正为朝廷张榜开考完了以后，浮山会馆里面用不了这么多人，师徒三人到哪里去的事情犯愁呢，这一下子可有了去处了，还是自个儿的地盘。先站稳脚跟，搭架子伸胳膊蹬腿干起来再说吧，兵来将挡，水到土囤，过五关斩六将是以后的事情。想到这一层，王瑞福的心里又高兴起来。

高兴劲儿还没过去，对过钱家饭庄传来招徕顾客的声音，王瑞福的心又悬了起来，八字还没一撇，先结了一个对头，看样子那个钱大少爷不是一个善茬儿，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唱起了对台戏，这算什么事儿呀。这个京城里藏龙卧虎，水深不见底，山高不见顶，混碗饭吃着实不易，纵然遍地是黄金，没有眼光的人把黄金疙瘩踩到脚底下都看不见，以后干啥都得小心再小心。

王瑞福回到浮山会馆，径直过去拜见了林馆主，向他讨教饭铺该咋办。林馆主说：“那会儿回来的路上我也想了，应该说这是老天爷恩赐给你的运气。你敢大胆地接手，也说明你和京城有这个缘分。有的人来京城多少年了，都找不到一个立足之地，像一个没头的苍蝇，四处乱撞，一事无成。你才来几天呀，两手空空就有了自己的铺子，还不是一件好事呀。跟空手套白狼差不多。你好运气呀。”

王瑞福颤颤地说：“今天咱是碰上了烂把式，要是遇上高手还不知道咋着呢。”他说的是实话，这会儿心里还有一点儿悬着呢。

林馆主笑着说：“要不咋说你运气好呢。”

王瑞福红了脸，说：“林馆主，在京城里混事，您是老前辈了。别光给我戴高帽子。当时事情逼到那里了，稀里糊涂就动了手，要是那个钱大少爷本事比我大，我今天可真的惨了，别说啥铺子，连命能不能保住都很难说。而且下一步那人跟我有完没完也不知道。这会儿我还后怕呢。林馆主，教教我吧。”

林馆主说：“咱们都是山西平阳府的乡党。你心诚，我也不假意。实话给你说吧。这京城里面吃饭的人各有各的口味，东咸西酸，南甜北辣。天南海北的饭铺都有，啥风味的饭菜更是数都数不过来。你要开饭铺，就得拿出别人没有的东西。好的是，目前至少在前门大街上还没有一家山西风味的饭铺子。要是能开一家山西口味的饭铺，我敢说一定不会比别的口味的饭菜差。不说别的，单说有多少在京城做生意的山西人吧，仅山西人开的会馆就有七八十家，至于山西人开的铺面就更多了，这些生意人和伙计就是你的衣食父母。所以我说，你只要盯住山西口味这一条，就一定能在前门大街上站稳脚跟。我已经看出来了，你不单单会炒菜做饭，而且是一个当掌柜的好材料，一定能把饭铺经营好。”

王瑞福诚心地说：“不管咋说，您不能撒手不管。我有了难处就找您，以后我把您赖住了。谁叫咱们都是浮山人呢。”

林馆主摆摆手：“那是自然。会馆原本就是浮山人的公产，是给浮山人来京城办事提供方便的。以后咱们互相帮衬着，就把生意做了。平时我帮你揽客人，我这边事情紧了，你再过来搭一把手。”

王瑞福一下子高兴了，朝林馆主双手打拱：“林馆主，以后您就是我的贵人。我全靠您了。”林馆主笑着说：“我看还没几天，你就跟京城的人学得差不多了，满嘴的吉祥话儿。行了，该干啥干啥去。凡事头三脚难踢，开一个饭铺不是容易的事情，把该想到的事情都想到。再就是对过的那个钱大少爷不是正经人，一定要留心。不过也不要怵他，天子脚下他也不敢做出太出格儿的事情，操一点心就是了。行了，快忙你的去吧。先帮助我把朝廷会试应付过去了再说。”

回到家，王瑞福把事情给孙有福和孙淑娴一说，孙有福高兴得跳了起来，连声说：“好好好，好好好。咱的时运到了。淑娴你看，瑞福印堂发亮，满脸红光，正经是时运到了。我就信人走时运马走膘，一点不假。”

孙淑娴担心地说：“瑞福哥，你惹下了钱大少爷，人家是坐地虎，地头

蛇，咱惹得起吗？”

王瑞福说：“不怕他。那会儿交手的时候，我已经试出了他的斤两。再说了，他在前门大街上惹得人多了，没有一点人缘。咱只要不惹他，不露怯，他不能把咱怎么样。这里可不是河东安邑县小天小地。那会儿林馆主也说了，天子脚下，谅他不敢把咱怎样。”

孙淑娴说：“明里他不敢，怕的是暗里给咱使绊子呀。”

王瑞福笑笑说：“那咱更不怕他了。暗地里做的事摆不到桌面上，咱操一点心就是了。”

孙淑娴说：“瑞福哥，以后你在明里给咱忙活饭铺的事情，当好你的掌柜。我在暗里给咱操钱大少爷的心。”

王瑞福笑着对孙有福说：“师傅，你看有我淑娴妹妹操心，咱还怕什么。”

孙有福摇摇头说：“年轻人不知道天高地厚。好事注定是好事，但是一定要小心。”王瑞福说：“师傅，你多给徒弟指点。咱们都操心，就能把事情办好了。”孙有福再没言语。

开饭铺得有得力的人手，最要紧是掌勺炒菜的师傅，其次是菜案和面案的制作把式，还得有一个打杂的伙计。王瑞福首先想到的是山西平阳府仙客居饭庄的晋富贵和晋草儿父女。他亲自回老家把晋富贵请来当掌勺大师傅。大师傅晋富贵的老伴头一年去世了，剩下独生女晋草儿和自己相依为命，还在仙客居饭庄干活儿。仙客居饭庄的程掌柜有了王瑞福那一档子事情，心灰意冷，玩起了掷色子赌博，无心打理饭庄的事情，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仙客居饭庄快开不下去了。所以王瑞福一说，晋富贵就答应。一直牵挂着王瑞福的晋草儿，当然高兴了。晋富贵还说：“瑞福，我看咱还得把对过牛肉丸子铺里的伙计张新年也叫上，京城里地方大，事情多，得有一个跑跑颠颠的年轻人。你看，我和有福是两个老汉，草儿和淑娴是两个女娃，靠你一个人不行。”王瑞福点头称是：“师傅，还是你想的周全。”

王瑞福找到张新年一说，张新年满口答应。一行四人动身的时候，王瑞福高兴地说：“这一下好了，咱们一块儿在京城里入伙儿，试试咱们的本事。”

张新年把眼睛一瞪，说：“我说瑞福哥，你这名堂叫得不对，这么喜庆的事情，咋能叫入伙呢？”

晋富贵一边摇头一边说：“瑞福好话不会好说，好事不会好做。你当京城是瓦岗寨，还是梁山泊？”

王瑞福笑着说：“师傅，我听浮山会馆林馆主说咱山西人在京城里做买卖的人都兴入股。掌柜的当然是大股。别的人看投钱多少定股份，叫银股；没有钱的就定干股，出力干活儿，叫身股，平常领薪金，年底算账再分红。在咱们这里，我用赊来的房产和借来的流水银子入银股，顶大股。晋师傅、孙师傅和两个妹妹肯定没有钱入股，就入身股。晋师傅和草儿妹妹一个是菜案大师傅，一个是面案大师傅，股份当然要多一些。孙师傅、淑娴妹妹打杂，股份自然少一些。新年忙里打外，股份比孙师傅和淑娴妹妹要多一点。咱们先这样定，要是饭铺办得火了，还可以增加。咱们都是掌柜的。还不是入伙？”

张新年哈哈一笑：“王哥。我不管啥股不股的，我只管跟着你干活儿。老弟要和你一起在京城里搭台唱戏，唱咱们平阳府浮山县饭菜的大戏，一出接一出，一本接一本地唱。”

王瑞福说：“好，你先给咱做好准备。到了京城，我这里梆子一响，锣鼓家伙儿一敲，你就给咱登台亮相吧。别到了时候，我这里梆子不停地敲，锣鼓不住地响，你那里裹脚布子缠不完。”

张新年哈哈一笑，说：“王哥你就放心当好你的掌柜，坐稳你的中军帐大堂。领兵出征全是我的事。”

晋草儿听着他们说得热闹，抿着嘴光笑不言语。

就这样，王瑞福带着晋富贵、晋草儿和张新年赶到京城就干起来了。

十六岁的晋草儿从小跟父亲学得一手菜案面案制作的好手艺，是晋富贵的好帮手。来到京城，父女两个人自然分了工，晋富贵掌勺炒菜，晋草儿主打菜案和面案制作。孙有福和孙淑娴、张新年打杂。王瑞福是全把式里外打点，客人多了哪里都能帮上手。还有浮山会馆的大师傅陈同林，两个师兄弟见了面，别提多高兴了。王瑞福在一边说：“陈师傅，您是我师傅的师兄，当然是我的师伯了，以后您可要多多指教我这小饭铺的饭菜呀。”陈同林搂着王瑞福的肩膀说：“以后你就是掌柜的了。你把里里外外的事情摆顺当。炒菜做饭的事情有我师弟，忙起来人手调不开了，我就过来搭一把手。咱这戏就唱成了。”

晋富贵高兴地说：“有师兄搭手，瑞福的饭铺办成了。”

因为说话办事都能赶到一块儿，连拉闲篇儿都像是事先商量好了似的，张口就来。对晋草儿的到来，王瑞福从心底里感到高兴。晋草儿心里当然更是美滋滋的。